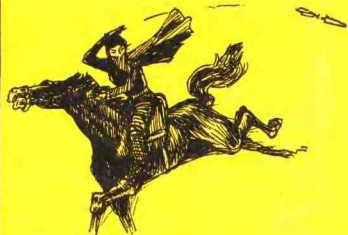


山东女响马

王怀棠 著



I247.5

2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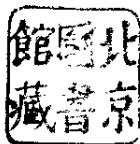
3

Bk 1121

山东女响马

王怀棠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B 474869

山东女驸马

王怀素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插图 20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20,350

ISBN7-5399-0051-2/I·48

统一书号：10141·1195 定价：1.95 元

责任编辑 李荣德

女响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通俗小说。

写一个普通的山村少女在受到豪绅迫害、九死一生之后，投庵学艺、落草为寇，当上了女响马。她劫富济贫，飞刀留柬，战山贼、报家仇，威震五将军山。她虽武艺超群，但因单枪匹马屡遭险境。女响马如何摆脱困境，小说作了跌宕多姿的描绘。此书充满豪侠气息，故事曲折，文笔流畅。

目 录

第 一 章	生血索响马救女	1
第 二 章	审不清残害忠良	14
第 三 章	黑松林勇斗淫贼	23
第 四 章	英烈女大闹妓院	33
第 五 章	无名洞叩拜恩公	41
第 六 章	报家仇落草为寇	49
第 七 章	碧云庵拜师学艺	59
第 八 章	四风嫂山中历险	73
第 九 章	黑响马误入陷阱	84
第 十 章	狭路逢胡迁丧身	94
第 十 一 章	探虎穴响马“借枪”	105
第 十 二 章	定毒计黑豹遇险	115
第 十 三 章	苦肉计法场救妹	124
第 十 四 章	战山贼喋血庵庙	134
第 十 五 章	众尼姑计诛魔王	143
第 十 六 章	震山威初登宝座	158
第 十 七 章	降敌寇为虎作伥	165
第 十 八 章	截军车日寇丧胆	179
第 十 九 章	除奸佞爱国有心	192

第二十章	女响马初会八路.....	204
第二十一章	入虎穴大闹寿堂.....	213
第二十二章	瞎五爷怒斥女杰.....	229
第二十三章	游击队拔刀相助.....	237
第二十四章	铁老实血染客店.....	247
第二十五章	石门寺泪诉相思.....	257
第二十六章	独胆巧布挂口阵.....	275
第二十七章	除妖孽捷报频传.....	285
	尾声.....	296

第一章 生血案响马救女

自古山东出响马，鲁南又是响马家。

响马，乃强盗、土匪之别名也。劫掠之前先放一支响箭，尔后冲出山林索要买路钱。啸聚似浓云骤起，雹雨霹雳；四散如疾风流云，瞬息无踪。

从来响马分三流，上流乃蒙冤受屈逼上梁山的臣民，大宋朝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无一不是如此，他们树起大纛“替天行道”，算是有志向的；中流是寻常侠盗，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坏事也做，好事也干；下流则是鼠窃狗盗之辈，结帮拉伙断路截道，杀人越货、绑票讹诈无所不为。

却说鲁南地面，响马层出不穷，打家劫舍案例司空见惯，然而，岁月流逝，有三桩血案却是难以泯灭的。

光绪五年中秋节。月亮，象银盆似地挂在蓝缎般的天体上。星星，眨着眼睛向人间探询；浮云，舒卷地向东徐徐游动。

中秋夜，少有的寂静。谁也没料到天狗会吞食月亮，灾星会降临人间。

姑娘山下的刘官庄，由于大旱，十家有九家断炊，人们买不起月饼，备不起三牲，今年无法向姑娘山上的土匪庄清洋进贡，送长寿月饼。

庄清洋发怒了。饿虎似地扑向刘官庄。

人们被从睡床上拖出来。

鸡叫、犬吠、牛哞、马嘶。吆喝声、哭骂声震撼着山村夜空。

七条汉子被七匹马拖着，马儿狂奔，一个个汉子被拖成了血人。

十三个姑娘在街巷口，在碾道旁，被土匪们轮番奸淫，又开了肚剖了膛，惨不忍睹。

民国三年元宵夜。地处小沂河之滨的朱砚镇，各式花灯，如明珠闪烁。心灵手巧的姑娘们扎了兔子灯、如意灯、莲花灯、金鱼灯。强悍、强健的小伙子们，聚集在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舞长龙的耍起二龙戏珠；舞狮的玩起狮子滚绣球。元宵夜，乡间少有的炽热，少有的欢腾。

朱砚镇经过半夜的亢奋，疲倦地沉睡了。

盘踞在九公山上的恶匪董大牙，带着七十多名喽罗，象一股黑旋风，刮进了朱砚镇。土匪们挨门逐户翻箱倒柜，从金银首饰、锦缎绸绢到老汉们的铜烟袋锅，媳妇姑娘们的花裤头，都卷裹卷裹塞进背包囊。

董大牙不稀罕这些破烂。他需求的是女人和钢洋。

很快，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被驱赶集中到了村头上，这块被欢声笑语暖热了还没完全冷却的土地，霎那间寒彻骨髓。

董大牙站在关帝庙门前高高的台阶上，喊道：“爷们虽占山为王，可过的是清贫日子。今几个元宵佳节，向乡亲们讨几个花花……”

百姓们沉默着。无一丝声息。

董大牙咧嘴露出大板牙，声嘶力竭，“要钱还是要命？”

“要钱，一个子儿没有，要命到有一条！”人群中响起一声炸雷。

“好嘛，遂他的意！”董大牙尖叫一声，两个土匪拉出那位青年汉子，手舞刀飞，汉子倒下了。

……先后又倒下七八个人。

八九个姑娘被掳上山去。

寒风裹着哭声、骂声，向九公山魔影刮去。

关帝庙门前原本干涸的小沟，瞬间成了血池……

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

一辆蓝钢皮的特别快车，在津浦线上由北向南呼啸而去。头等卧车里，英、美、法、意、瑞诸国使节四十多人和北洋政府大员，用各自不同的语言交谈着、嬉笑着。

谁也不会想到，一拨人马竟神不知鬼不觉地飞上了他们的专列，使他们成了阶下囚。

这彪人马，就是鲁南响马，大匪首孙美瑶的队伍。

匕首下的交易不是在豪华舒适的专列上。他们把肉票劫持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抱犊崮上。谈判，应当在他孙美瑶的山寨！

电讯，拽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惊叹号，把孙美瑶的名字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洋彼岸。

北洋政府在颤抖！

世界各国被震惊！

各国驻华公使向北京的黎元洪政府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黎元洪下令：停止一切政务，集中全力营救“票客”！

北洋政府火速派大员陈调元、山东督军田中玉，屈尊上了抱犊崮……

白驹过隙，韶光易逝。岁轮转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在鲁南大地上，又出了一件奇中生奇的血案。

兖州，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线的中间一站。从兖州向东，溯沂河而上，越过平原，进入一片岗峦起伏的丘陵山地，再顺山间清溪翻过一座座小山头，你若搭眼远眺，嘿，南北方向肩挨肩屹立着五座山峰。

这座座山峰，高耸挺拔。这里山清水秀，四季景色怡人。春天，绿郁的山峦，装点着各色奇花野草，在碧云蓝天的映衬下，俨然五位锦甲绿袍的小将；秋天，金黄遍野，点缀着火一样的高粱，柿球，宛如金甲金袍的天神；到了冬天，漫天里银龙争斗，撒下银甲，又披上了雪白的战袍。一年四季，活脱脱象五位战神，守护着这万顷良田沃土。难怪人们称之为五将军山。

五将军山北麓，有一条通往仙源县城的东西公路。与公路并行，有一条涓涓细流，名唤泗河。山河之间，簇拥着偌大一片良田。由于鲁南四季分明，一年两季，或高粱、谷子，或小麦、花生，人民勤劳，土地肥沃，收成倒也不坏。因此，这一带自古就有“鲁南小粮仓”的美称。

在这小平原的中心，座落着一处名字显赫的村镇，名叫康镇。传说，当年康熙皇帝到仙源看望孔子，路过这一村镇稍事休息，人们便将此镇改名为康皇镇，叫省了字便成了康镇。

这康镇上住着千余户人家，面朝泗河，背倚五将军山，依山傍水，出产丰富，人们都称康镇是块风水宝地。向西，离津浦铁路只有四五十里。向东，到泗水县城也不过个把钟头的脚程，交通甚是方便。

富庶原本是好事，然而，自打民国以来，富庶却成了兵灾刀祸的祸源。土匪作乱，军阀混战，狼烟滚滚，号旗杂乱，康镇成了兵匪争夺的要地。

紧挨五将军山，沂泗公路北侧里把路，有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周围，五步一棵、十棵一行栽有上千棵桃树。阳春三月，桃花绽开，蝶飞蜂舞，花艳香飘。整个山村，犹如落入画中。故此得名桃花店。

一日，从桃花店方向驰出一匹快马，马鞍前横驮着一个女子。快马行至五将军山下的一条壕沟旁，冷不防从旁飞出一道白光。马上的男人还没弄清子丑寅卯，就惨叫一声滚落马下。那快马受惊，哐哐哐收起前蹄腾空昂首而立，马背上甩下那个被捆绑着的姑娘，就在她摔下的一刹那，从沟旁拔地腾起一人，一手接了那姑娘，一手抓住马缰，待他把马挽住，再看，怀中姑娘已从昏死中醒来，忙把她放下地。

姑娘定了定神，一看半路杀出的是一员黑衣黑帽黑纱蒙面的黑汉，疑惑地犯寻思：他是救命恩人，还是劫路盗贼？尽管她嘴里塞的东西已被掏出，她只是愣蹲着不言语。

那黑汉手起刀落，割断了姑娘身上的绑绳，扶她起来说：“小大姐，歹人已被俺宰了，你快回家去吧！”

“俺能回家？他们不找俺算帐？”姑娘似自语，又似反问。是啊，如今她是有家不能回啊！

这姑娘是桃花店铁老实的女儿，名叫铁英。

桃花店村子西头，有两间茅草屋。这里，住着一家独门独户的外来户。一家之主挺结实，高个子，紫红色脸膛上，横横竖竖刻下了不少纹路。稍尖的下巴上，长着一绺有黑有白的胡须。他叫铁老实。大半辈子酸甜苦辣的煎熬，并没有使铁老实弓腰驼背；一副豆腐挑，给他磨练出一副硬朗筋骨。眼下，他已年近六旬，可走起路来，还是那么一溜小跑，没有知累的时候。

铁老实卖豆腐是祖传的手艺。他家上推三辈，都是围着一盘小磨转悠过来的，是山区名驰百里的豆腐世家。铁家的豆腐，手艺精细，用卤有方。就是那盘祖传的细纹石磨，当初也是父辈们花了心血，从深山里弄来青砂石，细琢细磨而成。这盘滚圆的小磨，流淌出来的浆汁十分细匀。压出来的豆腐，吃起来嫩美清口；放几天也变不了形色。不象有的人做的豆腐，放在手掌上一掂量，顺着巴掌滴嗒水；放进油锅，不是变成豆腐脑，就是成了一锅渣儿。

铁老实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厚道诚实。他秉性耿直，从来不在秤杆子上缺斤少两。所以，四乡百姓，不管谁家来了至爱亲朋，或是遇有红白之事，尽管别的豆腐挑子撕破嗓门叫遍街，也当听而未闻，专等铁老实那“豆腐呦——豆腐！”一长一短雄浑有力、亲切悦耳的叫卖声。

铁老实打了多半辈子光棍，四十岁那年才成婚。第二年，年轻的老婆给他生了个宝贝闺女。老来得女，两口子比拾个大元宝还喜哩！闺女“百岁”之后，越长越好看，白胖胖的小圆

脸，一双眼睛象两只大杏一样又圆又亮。她那逗人喜爱的嫩白脸盘上，除时隐时现的两个酒窝外，还有从胎里带来的那颗长在眉宇间的米粒大小的痣砂痣。两口子从乡下流行的“英、翠、兰、花”中，取首字名叫“铁英”。

日子过得象孩子们打的地陀螺，一转眼就过了十八个年头。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十八岁的铁英，出落得象棵出水芙蓉：身材匀称，体态婀娜大方，一对水晶般的眸子，就象两棵落满露水的大杏，稍一转动，便泛起道道迷人的闪光。浅浅的笑靥儿，分外甜美。丰满的胸脯上，不仅溢出了少女们那特有的青春丰韵，而且充满了农家姑娘那强健的美姿。说起话来似银铃般脆响，走起路来如行云流水。一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垂在背后，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象翩翩飘飞的红蝶，随着矫健的身子晃动而左右摇曳。

铁英姑娘人俊美，心更灵，手更巧。每每年节临近，农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拿起剪刀用红纸剪起各种窗花来，表示喜庆。十五岁那年，铁英在一家新媳妇家看剪狮子滚绣球，只偷看了一次，回家便剪了起来，只待把她剪的拿去请教那位新媳妇，那媳妇看了铁英的手艺，不知是羞愧还是妒嫉，从桃腮红到了脖梗。又过了两个年头，“龠、福、康、寿”字，“雄鸡报晓”、“寿星捧桃”等字画，在铁英脆响的剪声中，形象越变越逼真，小巧玲珑，活脱脱如真人实物一般。就连“小鲤鱼跳龙门”这复杂活儿，她也能一剪子剪下来，称得上心灵手巧。论铁英的力气活儿，也颇受父辈们称赞。她既能干，也能吃苦。还在她身子没有磨盘高时，她就抢起磨棍替娘磨豆腐。

铁英也很孝顺。不管她爹卖完豆腐给她买回个什么吃的，

糖呀，烧饼，油炸果，她总是要让爹娘先咬一口吃了，自己再吃。

铁老实一家的小日子，虽说过的不算富裕，可自打有了个聪明能干、贤慧孝顺的闺女，茅屋里也总是有了声高声低、声粗声细的欢笑。

铁老实一家处在不富裕、不紧巴的快乐自足的生活之中，就象一窝子鸡，叫的叫，啼的啼，大的护卫抚育着雏鸡，小的扑棱着翅膀撒欢跳跃，每天里都演奏出一曲自然和谐的农家乐。

可是，谁知道，在他们背后，正有一只黄鼠狼，向这一家诡秘地窥视哩！

康镇有个大财主，姓康名仁宝。此人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因他保养得好，人参鹿茸不断嘴，所以五十多岁了还是红光满面，富态得很。

康家上推三代，不是在州府县衙供职，就是挂过“千顷牌”的豪绅。常言道，跟着画匠能画画，守着和尚能哇哇。守着那样的爹娘，康仁宝成人之后也学会了一手看家立业的本领。他是个面慈心狠的东家，又是个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他先后娶过三房妻妾，都没给他生儿养女。后来，他又娶了鲁南名妓于彩烨，寄希望于彩烨能给他早生贵子，传宗接代，可惜也是只会抱窝的鸡。

康仁宝有一癖：爱驾鹰玩狗，还好骑驴。每逢酒足饭饱之后，总爱骑上他那头骨架高大的灰毛叫驴，外出散心兜风。那只高昂着头，两眼凶光咄咄逼人的老鹰，一双利爪紧抓在他扎

在胳膊上的铁网筛上。驴旋后头紧跟一条白色猎犬。

这年秋天，高粱谷子刚上场，康仁宝就派他的家丁四处收租讨债。康仁宝也骑驴漫不经心地各村转悠。

铁老实虽不是康仁宝的佃户，桃花店离康镇也有四五里地，但都在康家的地片上度日月，康仁宝又兼本镇镇长，因此顺理成章，也在康仁宝管辖内。康仁宝这个好色之徒，早就听管家说铁家出了一枝花，可听说归听说，百闻不如一见。于是，借收租之名，直奔桃花店而来。

来到桃花店村头，只见井台上有一个村姑在打水。便拨转驴头近前三步细看，铁英象含苞欲放的海棠花一样俊美。他先是咽下几口口水，一双色迷迷的浑浊、阴湿的眼球不转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铁英，巴不得立时跳下驴去抱住姑娘先亲个嘴儿。

铁英从井里提出水罐，一见康仁宝那双饿狼似的眼睛，便警觉地拾起勾担，挑起水罐一阵风似地走了。

人老觉少。天还不亮，铁老实早起磨完了豆腐，趁锅里热豆腐水的工夫，坐下来抽袋烟。这时，他猛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嗒嗒”的马蹄声，转眼到了门前。随着“咣当”一声门开，只见康大管家毛彬牵一匹红马立在门前。铁老实还没开口，毛彬就抢先作揖打躬地开腔了：“恭喜——铁老太爷，小的给您老道喜来啦！”说着牵马进院，把缰绳往马背上一甩，随手从马背上取下个红包袱，径直进了草房。

从毛彬进大门，铁老实的心就跳个不停。黄鼠狼给鸡拜年，是不会安什么好心的。老实陪着小心，嗒嗒地说：“俺这穷家破院的，大管家甭嫌弃，请坐……请坐……”

毛彬不象往日那凶神恶煞样，齜着牙笑着把红包袱往

地上一放，说：“铁老实，算您俩口子福气大，也是您那铁英姑娘有造化。如今，康爷眼里有了她，要收她做五房。”说着立楞起眼瞧了瞧老实，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又说：“按排行虽说是五房太太，可我揣摸着了康爷的心思，铁英这一去，是实打实的正宫娘娘。嘿嘿，康爷说句话，砸个坑，这不，叫小的来行聘。”说着，取开包袱，抖出了绫罗绸缎和一叠崭新的面额都是五元的法币。他拿起一把钱，向铁老实手里一塞：“看这！您卖一年豆腐能挣几个钱？！”

铁老实听康仁宝这个老淫棍要霸占他的心肝宝贝，顷刻间如冰雪倾顶，万箭穿心，顿觉头晕目眩，手里的钱象散落的花瓣落在地上。

铁英娘原本在里间屋倚门站着，一见此情，如同大梦初醒，哆嗦着奔到毛彬跟前，扯着他胳膊苦苦哀求：

“大管家……毛先生您行行好吧……请您求求康爷……闺女粗手大脚的……再说，她早订了终身了。”说完，看了一眼昏厥在地的老实，老实口溢白沫，双眼紧闭，四肢抽搐，牙齿咬得咯吱吱响——他的抽风陈病又发作了。

铁英从里间出来，呼天抢地地扑到爹爹身上。

此时，毛彬悠然地站在地当央，刁着烟卷拉长了冬瓜脸，尖着嗓门咬着牙说：

“定啦？我问你是和哪个野小子定的？”

铁英娘哆嗦着双手，由于骇怕，言语连不成句地说：“她……八岁那年就和黑虎村的豹子……”说着，泪珠顺着她那多皱的脸颊，扑簌簌落在地上。

瘟神进了庄，穷人遭祸殃。

左邻右舍听说康仁宝的爪子伸进了铁家，脚前脚后地拥

进了老实家大门。

邻家的四凤嫂和几个抱孩子的媳妇，忙把老实弯胳膊曲腿地扶坐起来。

四凤嫂一只胳膊拦抱着老实，抬脸故意向着门外说：“噫，真怪！青天白日的黄鼠狼不怕人，敢在这穷家破庙里乱逛荡！”

毛彬素知四凤嫂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烈妇，明明知道是骂他，他也装着听不见，还满脸陪着笑。他毛彬可不是个粗鲁人。他知道人多势众胆气壮，要惹恼这些穷汉们，他们拉帮结伙造反作乱，康爷的喜事办不成是小事，捅起大乱子他吃不了得兜着走。是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孔夫子有言在先，我也得“忍”字为上。他装模作样地长叹一声。“唉！真是，穷美豆腐的，送上门来的福也不会享，这不——您这左邻右舍都来了，我不说大伙也明白……这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他俩口子偏不……唉——”

四凤嫂闻听此言，凤眼一瞪，脆着嗓子象放了挂响鞭。她说：

“告诉你，小户人家的骨头架子，没有受不了的苦，偏有享不起的福！象这样的好事、美差，毛管家，你自家也有姐有妹，送上床去多好，俺这些下人，还不都得叫你个舅爷？！”

“你……”毛彬从没当众受过这种奚落，烟蒂一扔，狠狠瞪着四凤嫂就想动手，但一看周围阵势，人们的眼睛，他顿时软了下来，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在鼻里“哼”了声作罢。

铁英哭成了泪人儿，婶子大娘边劝解边陪着落泪。

毛彬用马鞭杆子往上推了推他那顶瓜皮帽，一立楞三角眼道：“可甭把喜事变成个丧事！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拗啥哩！俗话说，牛拗损力，人拗损财。哭也得去，笑也得去。我